



孔春生：只为那一抹瓷彩

一大早,在孔家钧窑陶瓷作坊里,总设计师孔春生正在灵巧地摆弄着泥料,仿佛在与泥土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而一抹抹釉色也在炉火的淬炼下,幻化出千变万化的图案。

“钧瓷最打人的环节就是出窑,像开盲盒一样。每次出窑,我们都充满着期待。”孔春生说。

孔春生带领团队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带头研发钧瓷新产品、新工艺,助力传统陶瓷产业转型升级。他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不为繁华易匠心,择一业精一事终一生,只为钧瓷文化的繁荣光大。”孔春生对钧瓷艺术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探索。

执着坚守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的窑变而闻名于世。

孔春生与钧瓷结缘,是从整理父亲的笔记开始,彼时,父亲孔铁山在河南禹县(现为禹州市)瓷厂烧制钧瓷。耳濡目染之下,孔春生对钧瓷日渐着迷。

高中毕业后,孔春生成为父亲的助手,做起整理笔记的工作。孔铁山的笔记是一笔财

富,为孔春生学习钧瓷烧制技艺打下坚实基础。

因为热爱,孔春生与大哥孔相卿一起,从父亲手中接过传承钧瓷的接力棒。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句话正是形容钧瓷窑变之神奇、釉色之绚丽。然而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烧制只能是听天意、靠运气。“十窑九不成”,可见钧瓷的烧制难度之大,成品率极低。

如何突破这一难题?

“找到钧瓷窑变的临界点,提高烧制成功率,就必须摸清窑炉的升温曲线。然而要控制这千变万化的一炉窑火,又谈何容易。”回忆起经历,孔春生感慨万千。

20世纪80年代末,孔春生兄弟为探索钧瓷窑变秘诀,进行了几十炉破坏性试验。一炉失败,再上一炉……孔春生看着工人们将一窑一窑的钧瓷残品敲碎扔掉,每一块碎片都重重砸在他心上。

为寻求解决办法,孔春生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多次南下到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等地学习和考察,绘图、设计出当时第一座液化气窑炉。

孔春生实现了对窑温的精准控制,解决了钧瓷烧制“十窑九不成”的难题。此后,通过不

断试验,孔春生将所有偶然出现的纹路与色彩都总结成烧制工艺,并模拟出钧窑升温曲线操控方法,将“听天由命”变成“科学数据”。

为了钧瓷产业的深远发展,他们将摸索出的烧制方法无偿向同行推广。“从前期釉料的配比研发、工艺标准的制定,到后来升温曲线的控制、窑炉的创新,我们都开放给同行。当年父亲也是这样,待配方量化之后,只要有人想学,他就赶紧教,还把配方借给别人。”孔春生说。

传承技艺

在发展传承钧瓷烧制技艺过程中,很多手艺人选择了仿古。

孔春生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长久之计。钧瓷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一味地仿古并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发展是最好的传承,一个技艺门类想要发展,就必须要有创新。”孔春生说。

孔春生着力钧瓷技术研发和工艺革新,并在造型、釉色等方面进行创新。他将人物、动物造型和现代陶艺引入钧瓷作品,丰富了钧瓷的表现形式,制作出上千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他还优化钧瓷釉料配方,研制出星辰釉、山水红、凤尾彩、皇鸽灰等多个钧瓷新品种,拓展了钧瓷艺术的表现空间。

“如果把钧瓷的釉色比喻成一幅画,它不像工笔画,更像写意画,那梦幻的窑变效果,让观者体验到意境万千的钧瓷之美。”孔春生说,“自然窑变是钧瓷的根与魂。”

为提高钧瓷作品的工艺

水平,孔春生构建了“以器定法,一器多法”的钧瓷生产方式,为每一个钧瓷器形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品方法,一改以往长期沿用的工艺简单、手法单调、品种不多的日用瓷生产方式。

钧瓷要传承,更要发展。孔春生表示,钧瓷是艺术,更应该是为生活服务的实用器皿。因而,他提出“艺术瓷实用化,实用瓷艺术化”创作理念,钧瓷茶壶正是其创新之举。

“历史上,钧瓷不做壶是行业惯例。”孔春生认为,这一传统印象其实是钧瓷产业化发展的无形屏障。为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孔春生创烧出钧瓷壶系列茶具,解决了高温陶瓷做壶的技术瓶颈,也为钧瓷开创了一个全新门类。

推广创新

采料、制坯、素烧、上釉、开窑……古人将制作钧瓷的工艺细细分成了72道。

孔春生说,“烧制虽繁也不省人工”。他坚持每道工序细致入微,亲力亲为:脚踩踏板转轮,双手共同拉坯;双脚反复踩踏,去除泥土里面的空气;对釉料的配比,更是进行了上百次的反复试验。成坯之后的素烧、修整、上釉,孔春生也反反复复,力求最佳。

只有坚持不断开拓前行,做出真正好的作品,才能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孔春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凭借精湛的技艺,孔春生的钧瓷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2010年,他主创的钧瓷作品《玉兰尊》《瑞寿年年》入选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

他的作品《丁口瓶》在首届“大地奖”陶瓷作品评比中荣获金奖。2016年,他的作品《荷口半月瓶》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孔春生致力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推广钧瓷,孔家钧窑在他的努力下,声名远扬。从2006年至今,孔家钧窑的钧瓷作品连续17年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一件件钧瓷珍品,见证着孔家钧窑的辉煌发展。

然而,一件国礼的“出炉”又何尝容易?从构思、设计到烧制,历时一年才能成功。“为做好指定国礼,我们仅设计环节就重复进行了10余次,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孔春生介绍。

孔春生在探索烧制技艺的同时,总是从文化和艺术方面对作品提出改进建议。在孔春生看来,孔家钧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钻研钧瓷烧制技艺、探索钧瓷发展方向的历史。孔家钧窑致力于钧瓷技术研发和流程革新。2013年,孔家钧窑成立了河南省钧瓷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钧瓷烧制工艺、釉色、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古老的钧窑,精美的钧瓷,给当地留下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景观,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和体验钧瓷技艺。

“钧瓷文化博大精深,对钧瓷最好的传承就是与时代结合,在创新中发展。”孔春生表示,他将努力创作出更多、更优、更美的作品,进一步展示钧瓷文化的魅力。

夏先清 杨子佩
(摘自《经济日报》)

饺子执导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大年初一公映后,票房势如破竹,成为中国影史新的票房冠军。相比《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2》不但在特效和世界观设定上有了飞跃,片中的角色数量也增加了不少,尤其是四大龙王的形象,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该片角色设计申威接受记者专访,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制作故事。

细节铸就龙王人形

今年38岁的申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动画角色设计的工作。在影视圈耕耘多年,申威为很多作品工作过,但参与《哪吒》这样体量的动画巨制,他还是第一次。“我的主要工作是角色前期的概念设计,就是导演把这个角色想出来后,我负责把它呈现在画面上。有了第一部的基础,新作对于我来说压力非常大,我想把《哪吒2》做得更好,不辜负观众们的期待,因此会满负荷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彩蛋中,观众已经见识了四大龙王的龙形。到了《哪吒2》中,龙王

们的人形也开始现身。申威说,在设计四大龙王的形象时,首先要考虑他们是一个群体,既有作为龙族的统一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因此,申威用颜色来区分他们,他从“金木水火土”中汲取灵感,赋予角色特点。

然后,申威和同事们根据每个龙王的的不同特点,在体型上分别进行设计,“有的龙王身体粗壮一些,而女龙王敖闰就

影中出现的龙却是立体真实的。为了让片中的龙看起来更加鲜活,申威和设计组的同事们还会将现实中的一些生物如恐龙和蜥蜴等的结构特征,融入设计中。“比如我们会把蜥蜴的下颌结构融进设计,这样有助于让龙在说话时张嘴闭嘴的动作更自然。”

美和丑的形象是相对的

当初《哪吒之魔童降世》公

《哪吒之魔童闹海》角色设计 申威：揭秘幕后创作

纤细一些。”

虽然国内外影视作品中有关龙的形象很多,但毕竟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申威说,龙是中华民族特别喜爱和神往的充满吉祥隐喻的远古神兽,“首先我们要确保设计的是一条中国的龙。”设计组查阅了大量传统龙的纹样,包括一些雕塑,从上古龙的造型到近代明清龙的图样,我们都参考过。”

此外,中国传统的龙的纹样,大多比较扁平,而《哪吒》电

多观众惊呼:“太帅了!”对此,申威解释,“敖光在《哪吒2》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给他的定位就是一定要帅,而且他跟敖丙的帅必须是同一个范儿的帅,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一家人。”但同时,敖光和敖丙也要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从两人的色调和面部特点做了区分,比如敖丙的身上是淡蓝色的,而敖光

是以白色为主,带有淡淡的青灰色。”在西海龙王敖闰的设计上,申威和同事们颇下了一番心思。“西海龙王是一个女性角色,自然以美为主,我们给她设计了烟熏妆,衬托出她成熟魅惑的一面。但她又属反派,所以在色系上与正派的暖色系有着强烈反差,我们把她的整体色系压暗,来体现她阴暗的内心。”申威还给敖闰设计了长指甲,这既体现了女性特点,也成为她进攻的强大武器。



四大龙王中,最有挑战的角色是北海龙王敖顺,他全身的盔甲都是由利刃组成,在打斗时,这些利刃会拆解和拼合,申威透露,“他在打斗时还会做出一些反关节甚至是无关节的动作,在设计时,铠甲上的利刃如何呈现出来、打斗动作又如何展开,都要考虑得非常清楚才行。”

从事动画角色设计多年,申威依然对这个工作充满了激情。“我喜欢创造的感觉,作家只能用文字来呈现,而美术工作者却可以把人物和故事直接呈现在纸上,这是让我一直沉迷其中的最大理由,也是吸引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我始终热爱这份创造带来的快感。”申威激动地说。

王金秋(摘自《北京日报》)

